

沈寂說叢書



鹽場

沈寂

沈
寂
34.031/3
懷正文化社出版

懷正中篇小說叢書

鹽 場

沈 寂

懷正文化社刊行

懷 正 中 篇 小 說 叢 書

場

鹽

有 著 作 權 · 不 准 翻 印

著 作 人

沈

寂

發 行 人

劉

同

縝

發 行 所

懷 正 文 化 社

上海江蘇路559弄99號A

電話二三六七五

經 售 處

全 國 各 大 書 局

初 版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四 月

元

每 冊 實 價

天朦朧亮，宋老爹煩躁地在榻上轉幾個側，痰湧上喉嚨，咳嗽了一陣，身體覺得很軟癱，兩眼空洞地望着窗。窗子用手指般粗細的木頭拼成一個個方格，每個方格內嵌着海灘檢來的蚌壳片，凹凹凸凸的不很齊整。右下角碎了一塊，有個小破洞，從破洞裏望出去，那朵暗黑的天，已漸漸發青。他啞澀地喚着：

「二娃子，二娃子！」

沒有人答應。他吃力地昂起頭向對面榻上一望，二娃子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。

他在床上坐了一會，用手指彈去眼屎，屋子裏昏昏的，一些傢俱祇劃出模糊的輪廓。他拖着一雙破鞋，走到兒子床前，二娃子身朝裏睡得呼呼熟，一條當被用的破布掉在地上。宋老爹拾起來替他蓋好後，到門前去拔掉門閂，把門輕輕拉開一條縫。

在屋簷下築着巢的燕子，早就醒着，隨着開門聲，飛下來在他面前掠過，彷彿被牠的剪刀尾巴剪破了一角天幕，宋老爹頓時覺得眼前一亮，原來東方已呈魚肚白。

天上的星還沒全部隱去，依舊閃爍着微弱的光，含着鹽質的海風，迎面吹來，有些涼，宋老爹一連打了兩個噴嚏，用袖子揩去淚花，隨着眼向前面望去。

海水退了，多日未見的鹽田又露出遼闊的胸膛，經過數天海水的滋潤，越發顯得豐腴，溼漉漉的，在晨曦下泛着銀白的光彩。一個個墳塚似土堆，在迂

闊的鹽田上排列着。灰色的霧在半空瀰漫。宋老爹一面扣着鈕扣，一面抬頭觀察天空，最後滿意地回進屋去，推推兒子身體：

「潮水退了，快起來插界去！」

二娃子含糊應了一聲，慵懶地想拖延一下，宋老爹又在催促，他祇得把蓋布推在一邊，坐起來。眼皮被眼屎封住了，睜不開，他輕輕地用手背揉着。

宋老爹在七石缸內打出一木盆冷水，汰着臉，一面說：

「等回你到根牛家跛子家全去通知一聲，叫他們舒齊好插界草，我去請『主管子』來。」

二娃子畏怯地望他一眼，鞋也不穿，就赤腳走過去，用父親洗剩的污水馬虎揩過臉，走到灶前，伸手去抓鹽。

「擦牙用啥鹽呀？」宋老爹在一邊齶吝地喊。

二娃子祇好空手縮回來，將吃飯碗在缸內打出些水，吸了一口，用揩臉手

巾擦着牙齒。

等二娃子收拾好，宋老爹已默然走了出去。二娃子從鍋子裏盛出一碗冷飯，洒了一把鹽在上面，站到門口去，一脚攔上門檻，很悠閒地一面眺望，一面划着飯。

這時天已大亮，天空是一望無際的碧清，遠處染有一絲小小的白雲。海水，昨晚入睡的時候，還佔着鹽田，離屋子很近，一夜功夫，就退盡了，相隔了好些路，海塘邊上的一排蘆葦也無形中長高了一段，白頭蘆花柔軟地隨風搖曳，太陽還沒露臉，東方角落已被旭光染得一片紅。

燕子不斷地來去穿梭，捉住小蟲，便飛回來餵窠中小燕，小燕在窠中一陣喳喳。

二娃子伸出了頭，兩眼直往隔壁根牛家門上瞅着，碗裏的飯划完了也不知道。

忽然，那門格拉一聲，還沒打開，他便慌忙地往後一退，把身子隱在門後，尖着耳朵聽着，心裏有些跳。

門外有木桶的聲音，他明知這是誰，但依舊把頭湊到門縫前，睜着一隻眼張出去，只見根牛挑着二個空水桶，搖搖晃晃跨着鹽田向海邊走去，又望着他挑着水回來，走進屋裏。他呆呆地想着什麼似的，從門縫裏茫然望着外邊，好一會，纔想起自己還捧着碗，就匆匆的划盡飯粒，在木吊桶裏含糊一洗，再量了一桶水，揩去脚背和腳底的泥垢，穿上鞋子，把衣服的鈕扣扣得舒舒齊齊；衣服很窄，鈕子又緊，累得一身是汗。他不敢去開門，知道根牛就快出去，一定打自己門口走過，怕要遇見，便去推開格子窗透着風。

太陽已升了起來，蚌壳片被照得像塗了一層黃臘。

聽得根牛的脚步聲和說笑聲在門口消失好一晌後，他纔拉開門，不放心地朝左邊望望，整理一下衣衫，到跛子那邊去。經過根牛家門口時，拘謹地低着頭，加緊脚步匆匆過去，怕被他家什麼人瞧見出來拖住他似的。

跛子的女人快嘴三娘娘坐在門檻上洗衣服，她兒子捧着一只缺口碗，喝着，碗中是粥湯，鼻涕一直拖到碗裏。快嘴三娘娘看見木桶上蓋上了黑影，抬頭一瞧是二娃子，就拉開笑臉，響亮地叫起來：

「二娃子，你找跛子嗎？他還睡着，要不要我叫醒他？」也不等二娃子回答，就回頭朝屋子裏喊：「跛子，跛子！」

「不，不，」二娃子連忙急急巴巴地阻止，「不要喊醒他，沒大事，我爹要我來告訴你一聲，要你預備好插界草。」

「哦，」快嘴三娘娘灣起手臂在腦勺上揩去一把汗，「其實插啥界呀，大夥是百年來的老鄰居，還不親手足一樣，多一寸少一寸還會有啥爭論？」

二娃子不知道該接一句什麼話上去，祇含糊地應了一聲。要想說什麼，又不敢說出來，呆呆地望那孩子。

快嘴三娘娘在孩子頭上一拍，罵了一句：「小鬼，真齷齪，」用手指將孩子的鼻涕捏住朝地上一揮，見二娃子還立着，就將兩手在衣襟上擦擦，打算立起來進屋拿凳子去，一面說：

「你坐一息嗎？」

「不，不要，……我……」

快嘴三娘娘被他一阻止，便爽直地重又坐下來，但好奇地望着他那爲難的

臉色，關心地：

「你還有事嗎？」

二娃子要想說什麼，一開口，就不安地把話縮了回去，嚥了一口涎水。

那個以爲他沒有聽見她的話，就提高了聲音再問一句。二娃子越發顯得侷促，兩隻手拚命在褲子上擦着，囁嚅地：

「我爹要我到根牛哥家去告一聲，我，……我……」他嚥下一口口水，瞪着眼睛，說不下去。

快嘴三姑娘感悟地「哦」了一聲，立刻格格笑起來，把手向對方一揮，打趣着：

「嘿呀，二娃子，你還這樣害躁哪，男人家倒比大姑娘嫩臉，將來你同瑞玉結了親難道不同房不同床？」

跛子大概也被她尖銳的說話聲吵醒，朦朧着臉，笑着一拐一拐走出來，對

二娃子點點頭，一面也坐到門檻上，笑着向坐在身邊的妻子：

「你同二娃子在談些啥？勁狠狠的！」

「我呀，我在說他……」話沒說完忽然瞥見孩子吃得一面孔全是飯粒，就一把拖來，奪下碗，罵了一句，一面把黏在小臉上和狼籍在地上的飯粒送進自己嘴裏去，一面說：「二娃子的臉真嫩……他一看見瑞玉——你這狗婆養的，吃得這末髒！別說瞅見瑞玉，就是碰見他的大舅子根牛——哦，說起根牛，」她的話又轉了灣，手指朝丈夫鼻前一指：「剛才根牛來問過我，他去買燒灰用的草去，問我要不？我叫他替我們挑一担來，好嗎？」她問了跛子一聲，也不等她丈夫回答，又立刻掉轉頭問二娃子：「你家有叫他帶了沒有？」

跛子皺着眉，埋怨着：「你這人談話呀，一忽東一忽西。」說着就不去理會她，回頭見兒子傻愣愣地在後面走着，就對他做個手勢，孩子過來撲在他背上。

他妻子仍舊抬起頭來逼着問二娃子：

「啊？怎不叫根牛帶哪？」

二娃子靦靦地低下頭去看自己的手指甲：

「這些事都要爹作主，我……」他搖搖頭代替以下的話。

快嘴三娘娘代人不平地：

「你爹也真是，把東西都抓在手裏不肯放！你呀，不是我說你，二娃子，你也太胆小，你好同你爹說的呀，他又不是閻王，怕啥？」忽然想起什麼有趣事似的停止了洗衣，身子一俯一仰的大笑起來，手指戳戳二娃子：「剛才根牛說你這個妹夫哪真是齷家子，老是鬼鬼祟祟的，不敢……」

跛子暗暗踢她一脚，對她翻翻眼。

她還嘟着嘴辯解：「這樣說說有啥要緊，二娃子是這樣的嚟！」

跛子見二娃子已經很窘，怕那女人再自說自話講下去，就搭訕着問：

「二娃子，你爹呢？」

「到『主意管子』那邊去了，叫你備好界草。」

被那個一提起，跛子纔記起來，朝鹽田望一眼：「潮退了？」說着，推開孩子，兩手撐着膝蓋，無精打彩的站了起來，輕輕嘆口氣：

「我連『主意管子』那兒禮節還沒去送，你們呢？」

「爹去送了。」

「我剛才問起根牛，」快嘴三娘娘插上來：「他也沒有去送！」

「他是故意不送，我是湊不齊錢。」跛子的臉很沉鬱。

「其實大家都不送也乾脆，」他妻子怨尤地朝二娃子瞅一眼，「被你爹一個去做好人，倒分出高低來。」

跛子厭膩地頓頓腳：

「嘖，你別老怪別人，鹽戶對掌管老爺一年三節是千年老規矩，『自己可

以餓三餐，節禮不能賴一担，『我是石子裏壓不出油，否則也早送了去。』

「是哪，壓不出油，他難不成逼死你？」快嘴三娘娘被丈夫訶責了一陣，很是氣憤，沉着臉嘴，兩手用力擦着衣，聲音煞辣辣地：「我們整天辛辛苦苦，也只想掙個肚飽，常言說得好：『肚不飽，心不好，』真逼我們上梁山？他是啥呀，吃人家的，穿人家的，住也是住人家的，刮鹽戶的血汗，癩痢頭做和尚，享個現成，他又不是十八代祖宗，又不是皇上，頂天立地是個鹽務署裏的『掌管，』唸唸『聖旨』的貨！」

跛子不願再和妻子吵下去，反背着手，悵悵不樂地望着遠處的海，孩子想走過去要父親抱，被娘凶狠地一把拖住，就坐在門檻上，拉着一張嘴哭起來。

二娃子立在一旁，覺得很僵，他感到這時自己應該說幾句和解的話，可總是張不開口，不知該怎麼說，又不好意思擅自走開，祇臉上露出勉強的笑紋，一拽一拽的放不下臉來，他呆呆的望着前面這一對夫妻，跛子和快嘴三娘娘有

很多地方不相襯，跛子比她矮一個眉毛上下，她長得肥敦敦的，響亮的笑聲，整天在空中播揚着，跛子很沈默，不輕易見到他歡笑，抑悶的，像有無限心事，常常被妻子責叱得拖着瘦怯怯的身子，到鹽田去呆望。

大夥僵持了一會，跛子忽然沮鬱地嘆出一口氣，兩眼望着前面迂闊的鹽田，太陽在這豐腴的沃土上鋪了一層金光。

「這次收了鹽總可以安安穩穩過一陣吧！」

誰也沒有回答他的希冀。二娃子隨着在喉嚨裏「噁」了一聲，太輕，幾乎連自己都聽不出。

這時，他身後忽然起了「格拉拉」的開門聲，他掉過頭去，倏忽地瞥見一個少女從根牛屋子裏捧一個木盆走出來。他立刻紅了臉，連忙回頭，侷促地望着快嘴三娘娘洗衣的木桶，祇覺得兩頰發着熱，鼻子上癢癢的流着汗。

快嘴三娘娘笑着喊：

「瑞玉！」

「啊！」一個柔和的聲音在那邊應着。

「瑞玉，你出來看誰呀？」快嘴三娘娘對她打趣，忽然笑起來：「咦，做啥逃進去呀？」

二娃子像立在烘爐裏，渾身發熱，再也站不住，同跛子打了個招呼，向前走去。

快嘴三娘娘叫起來：

「你到哪裏去？」

「回家。」

「回家怎朝那邊走啊？」

「我，……我……」他囁囁着。「我想去找個人！」說着逃一般的走開去。